

漫步七里河二桥

●张宝林

多年来，我常走这座桥。人们叫它七里河二桥。

平日里过桥，总是匆匆——清晨赶着上班，黄昏急着回家，桥不过是路上的一段，脚记得，心不记得。可今日不同，正是悠闲的傍晚，春风拂面，我不想赶路，也不想回家。只是想在这桥上，慢慢地走，静静地看。

桥长105米。从前读这数字，只是资料上的符号，冷冰冰的，与我无关。今天我用自己的脚去丈量。从南端起步，一步、两步……心里默数。走到北端，刚好100步。100步，105米——原来这就是105米的感觉。脚知道了100步有多远，身体知道了从南到北要多久，而春风知道了，在这一百步幅，温柔轻拂过我的脸庞。

桥不长，慢些走，一支烟的工夫便走完了。可我偏要更慢些。下午六点的阳光斜斜铺下来，在桥面铺开一层暖暖的金，像谁用最细的筛子筛过，均匀而温和。风从上游来，带着水的湿润、土的微腥——那是春风，软软的、糯糯的，像刚醒的孩子伸懒腰时呵出的气，又像乡下的母亲的手，轻轻掠过缕缕发梢。

我扶着栏杆站定，先不看河，只看桥。栏杆是草白玉的，温润细腻，不像

石头，倒像上好的绸缎，在掌心泛着微微的凉。柱头雕着云纹，一朵一朵，手工不算精细，却看得出用心——那刻刀走过的痕迹里，有匠人的呼吸。350米长的栏杆，齐整整立在桥两侧，夕阳下泛着柔和的光，如玉，如月，如一段被时光摩挲过的往事。听说是位农民企业家李强捐建的。我不曾见过他，但此刻手扶这栏杆，仿佛能触摸到那份朴素的温厚，心里便生出几分敬意。

桥面28米宽，四车道坦坦荡荡伸向两岸，如这座城市张开的臂膀。车行道划着白线，左右是高一尺的人行道，铺浅灰地砖。汽车驶过，带着轻快的风声。偶有重卡经过，桥身微微震颤——这桥设计载重55吨。那震颤从脚底传上来，让我想起桥的筋骨：三孔钢筋混凝土桁架拱，像三张拉满的弓，沉默而有力。每一孔60米的跨度横亘河上，桥下净高7米，如长虹卧波，让水流从容穿过，不惊不扰。

倚身栏杆，目光投向桥西。竣工于2025年的七里河生态环境综合整治二期工程的公园里，十万平方米的湖面铺展在眼前，空蒙浩荡，却又澄澈幽静。夕阳斜照，满湖碎成千万片金箔，风一吹，便漾开无边无际的碎金。几只野鸭

浮在水中央，时而扎进水觅食，只留一圈涟漪慢慢散开；时而扑棱翅膀，溅起一串水珠，那水珠在空中闪一下，又落回湖里。湖岸柳条泛了鹅黄，细细密密，软软地垂着，像谁用最软的羊毫，在天幕上轻轻扫了几笔。湖边步道上，有孩子在放风筝——红蝴蝶、黑燕子、白蜻蜓，在渐晚的天色里轻盈地飞，线在手中一收一放，风筝便忽高忽低，像是在和春风嬉戏。举目桥身东南处，新落成的万和小学教学楼，拔地而起，如诗似画。

这样安详的下午，这样平整坚固的桥。可我看着看着，眼前浮起另一座桥的影子。时光深处，曾立着另一座桥——1971年建的钢筋混凝土大桥。那年我18岁，常涉足此桥。记忆里的桥面不宽，却热闹——马车咕噜噜滚过，赶车的把式甩一下响鞭，行人三三两两，有挑担的货郎，担子两头颤悠悠地晃；有赶集的妇人，篮里盛着家养的鸡蛋；有骑自行车的邮递员，驮着报纸匆匆蹬过。三十年风雨，把它蚀老了，蚀旧了，蚀成危桥。于是拆掉，重建，才有了今天脚下这座钢筋混凝土桁架拱桥。

睁开眼，手边是温润的草白玉。桥下的水，依然缓缓流着，带着桥上的故事，带着岸边的炊烟，流向太平窑水库，

东去汇入桑干河。我不禁感喟，日月记得——记得从颤巍巍的木桥，到钢筋水泥大桥，再到如今的钢筋混凝土桁架拱桥。桥的变迁里，脉动着时代的节奏。这是跨越时空的历史见证与现代风采。

追溯这座桥，自1989年1月朔州建市，至2021年，近三十个春秋，已在七里河上建起了六座造型各异的桥梁。每天，桥上车如水，人如流。没人会停下来想，这桥哪年建的，那350米栏杆谁捐的。人们只是踏桥而过，像桥下的流水，日夜向东。可我知道，在我慢行的这一百步里，我正走过七十多年的时光。每一步，都踩在不同的年代里；每一步，都有无数双脚印重叠其上。

我该回了。转身时，最后看一眼桥西湖面。夕阳的余晖在水面铺成一条金色大路，延伸至远方。那是时光的路罢？通向过去，也通向未来。走到桥头，又回首望，七里河二桥静卧卧在暮色里。明日清晨，我若再来，便不必匆匆赶路了——退了休的人，最富足的就是时间。可以慢慢地走，想停多久就停多久。

天色暗下来前，我忽然想：许多年后，是否也会有一个人，像我这样，在春天的傍晚站在这桥上，看湖水，想一些从前的事？到那时，桥还在，湖水还在，风筝还在天上飞，只是放风筝的孩子，已经换了一茬又一茬。而时下的这一切——这春风，这夕阳，这一百步的丈量，这手扶栏杆时的感受，都将成为七里河桥记忆里的新的一页。

暮色渐浓，桥上路灯亮起。一盞，两盞，三盞……像一串温润的珍珠，与车流的光交相辉映，为春夜添一道流动的风景。

我踏上归途。身后，七里河二桥将进入一个梦境。

七律十二首

●李志斌

山阴经王家屏墓返朔

浅秋新穿过高坟，野菊幽兰自不群。
朝入经韩陈大略，暮辞庙庙秩嘉闻。
时于此刻焉知我，四百年来说君。
老杜诗云行乐好，南山鹤雾正氤氲。

题王家屏墓

匡国无门辞帝苑，重山曲水伴清身。
诵功鸚鵡应渐汝，遁节黄花不偕邻。
州县何言多险巧，坊间休噪少端人。
请君低首参遗蹟，此地由来出直臣。

探访南洲庄

一任沙禽掩废墟，曾经错落武陵居。
阶前树色悲风冷，壁上花容怨客疏。
每向烟村寻旧事，只将心绪付闲书。
凭谁与筑桃源梦，收拾家缘最最初。

夏夜于桑干道上

独步桑干仄道中，辛酸十载不言空。
满天黑雾三星雨，半日黄尘百里风。
坐井官蛙声隐约，吊梢秋月影朦胧。
痴行却自文端梦，村野儿郎入桂宫。

登明海湖长城寄诸友

莫因高险自徘徊，上有江山指点台。
一道天梯云里去，两边黄雾画中游。
书生意气胸间起，紫塞风光眼底来。
料得归乡情未尽，明年此日愿重陪。

峙峪遗址

隼飞蛇匿草苍苍，路挂山间紫气长。
三万遗存刀箭斧，五千化石马牛羊。
壁能钻孔临风美，骨以划痕记数详。
塞上文明生发地，恢河泛处晚驼旁。

游朔城西山

●李建国

碧玉枝头舞，白云水面飘。
鸟鸣花艳丽，观景要登高。

春思

●梅涵钦

东风拂岸柳丝柔，碧水涟漪荡小舟。
一抹斜阳归倦鸟，半帘花影锁清愁。

崇福寺见闻

宝刹巍巍镇塞边，琉璃武士半云天。
有唐而下声难显，失意终归地远偏。
火爆概因神话黑，闻名却借悟空颠。
老城今日情怀雅，只为斯文不为钱。

班婕妤

诗题素扇本寻常，后世读之每揆张。
舞燕衣轻多受宠，修文履正易遭伤。
樊姬有幸遵尧舜，汉帝无行厌楚庄。
君死温柔染害妾，宫中自古蓄奸狂。

周德威

由来马邑多人杰，百胜将军百世惊。
营栅扎时谋略备，烟尘起处势情明。
云掌赤帜征戎虏，电绕银旛夺失城。
今日讴歌周镇守，只因西部事端生。

吊古

将如狼虎皆忠烈，不遇明君也渺茫。
都道尉迟兴大业，其实秦府爱强梁。
道遥渡口夸文运，广武城边哭国殇。
时过宋辽同此地，金沙折断令公枪。

淮院

无端诘问使人惊，破晓残碑枉嵌名。
归读先生心似镜，隐耕道士府如城。
由来乱世伤忠厚，何况诗书拒盗兵。
忽见红妆排旧梦，灯笼丽影软言轻。

雁鱼灯

神灯出自汉家室，衰草凄凄乱石横。
曲项回眸千古怨，吞烟食火一腔情。
沉鱼艳色何时退，落雁离愁此地生。
秋夜桑干浮碎月，悲欢旧梦不堪惊。

窗前玫瑰树

●刘玉娥

灌木一丛格外绿，红花点缀意欣欣。
推窗极目爽心脾，馥郁飘来醉醉人。

雀鸣榆

●齐志远

旧宅墙角一老榆，慢品岁月枝叶盛。
谁言孤独不成才，麻雀鸣伴春风劲。

别让爱等太久

●石琳

这世上有一种爱，从你出生的那一刻开始，便贯穿一生，不求回报，不问归途，它的名字叫父母。我们总在长大，总在奔赴远方，总在忙着自己的生活、爱情、事业，却忘了父母正悄然老去，白发渐生，步履渐缓。

很多人直到为人父母，直到失去父母，才真正读懂父母。父母在，人生尚有来处；父母去，此生只剩归途。这个春日的黄昏，我放下手机，拨通那串熟稔于心的号码，听筒里传来熟悉而微颤的声音——那一刻才懂，所谓孝顺，不在远方宏愿，而在当下一声轻唤、一次归家。在我们还是孩子的时候，父母是天，是地，是全世界。我们饿了，他们递上热饭；我们冷了，他们披上外衣；我们哭了，他们擦去眼泪；我们摔倒了，他们弯腰扶起。他们把最好的都留给我们，把最难的都自己扛。我们以为这一切都是理所当然，以为父母永远不会老，永远不会累，永远不会离开。我们任性、叛逆、顶嘴、不耐烦，把最差的脾气都给了最亲的人，却把最好的温柔留给了外人。我们嫌他们唠叨，嫌他们落伍，嫌他们不懂我们的世界，可我们忘了，他们也曾是意气风发的少年少女，也曾有自己的梦想与远方，自己的山河与星辰。只是那梦想被悄悄叠进尿布里，那远方化作灶台边氤氲的蒸汽，那诗行写在你作业本的批注旁，那里星辰被他们踮脚摘下，一颗颗，别在你幼时的衣襟上。只是因为有了我们，他们才收起了锋芒，放下了执念，心甘情愿被困在柴米油盐里，被困在家庭琐事里，被困在日复一日的付出里，他们把自己的人生，活成了我们转动的轨道。

他们或许没有多大的本事，没有多厚的家底，没有多高的文化，但他们愿意用自己的肩膀，为你扛起生活的重担；愿意用自己的双手，为你铺平成长的道路；愿意用自己的一生为你遮风挡雨。他们不指望你大富大贵，不指望你出人头地，不指望你光宗耀祖，只希望你平安、健康、快乐！哪怕你一生平凡，只要你过得安稳，他们就心满意足。我们生来一无所有，是父母教会我们说话、走路、吃饭，教会我们什么是善良、什么是责任、什么是担当。他们用自己的言行，为我们树立人生的榜样，用自己的坚守，告诉我们做人的底线与分寸，他们或许不善言辞，却用行动告诉我们，做人要诚实，做事要踏实，对人要真诚、遇事要坚强。在你迷茫的时候，他们是你的灯塔；在你软弱的时候，他们是你的靠山；在你跌倒的时候，他们是你的力量。这份无条件的心爱，就是我们一生最大的底气。哪怕全世界都抛弃你，父母不会，哪怕所有人都质疑你，父母不会，他们的爱，没有条件，没有期

限，没有杂质，纯粹的如同初升的太阳，温暖你一生。不因你成年而终止，不因你远行而稀疏，不因你沉默而退场。成年人的世界，或许满是疲惫和孤独，可一想到家里的爸妈，心里就瞬间踏实，家永远是港湾，父母是永远的退路，你可以在外面披荆斩棘，可以在外面独当一面，但回到家，在父母面前你永远可以做回孩子。

我们在飞速地成长，他们在迅速老去，这世间最残忍的是：莫过于我们成功的速度，赶不上父母老去的速度，他们存在的意义不是索取，而是付出；不是占有，而是成全；不是牵绊，而是守护。时光无情，人间有爱。别让等待成为遗憾，趁岁月未老，多回家看看，多给父母一些陪伴与回应。因为这份父母之爱，是我们生命中最珍贵、最不能辜负的温暖底色。

愿天下所有父母平安健康，愿所有儿女都懂得珍惜，及时尽孝，因为父母是我们一生的来处，也是我们一生的牵挂，他们是我们这辈子最该深爱和最感恩的人，是我们最深的根、最暖的岸、最静的归途，更是我们灵魂深处永不熄灭的灯。

桑干河

投稿邮箱：szrbfk@126.com

窑院

●赵叶云

母亲今年78岁，住在岱岳二弟的三层门面房里，日子安稳便利，心却一日比一日更牵挂着故乡七里沟的五间土窑洞。一遇下雨天，她便反复叮嘱，担心多年无人照看的老窑洞会塌下来。

“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草窝。”故乡的窑洞，是1983年，二弟四岁那年，正式动工的。母亲亲手拓泥坯，后来又请村里人打地基、拉土填院，一砖一土，慢慢把窑洞盖了起来。

窑洞刚落成时还没装门窗，母亲就用当年遮盖泥坯的大块塑料布，用铁丝牢牢固定在墙上。屋里只抹了泥墙，连白灰都未曾粉刷，她却满心欢喜地住了几日。晚风穿堂而过，带着泥印的塑料布轻轻飘动，像在庆祝新家落成。母亲望着，只觉得阵阵清凉涌上心头。在她心里，盖起这五间宽敞的窑洞，是她这辈子亲手做成的最了不起的一件事。

自学成才的大舅主动赶来帮我们做窗户。那时家中拮据，买完木料已所剩无几，唯有大舅分文不取，心甘情愿忙活。大舅手艺精巧，还会雕花，每扇窗

框都刻着不同纹样。一个月日夜夜辛劳，五间窑洞终于安上了精致木窗，玻璃镶进框里，余下的地方母亲糊上麻纸，再贴上亲手剪的窗花。

母亲的剪纸是姥姥家传，一张红纸在她手中翻转，转眼便是爬娃娃、喜鹊登梅等，花样年年翻新，五间窑洞各不重复。过年糊完窗，我和弟弟躺在炕上，天刚蒙蒙亮，细碎光亮从窗纸间透进来，只觉得自己是天底下最幸福的孩子。

刚搬进窑洞时，我们住在正屋。土炕上方的墙上贴着牛皮纸，当老师的父亲在上面写下“山石土田、日月水火”等字，年幼的二弟竟全都认得。窑洞尚未刷白，黑漆漆的，可在我们眼里，胜过世间最豪华的屋宇。后来母亲攒下钱，请人刷了白灰，屋子瞬间亮堂起来。又请来画匠装饰围墙，小猫、《铁弓缘》《盗灵芝》戏文、小桥流水一上墙。我印象最深的是那只狸花猫，活灵活现，仿佛真的趴在墙上。画《铁弓缘》时，母亲拿出珍藏的年画，画匠依样拓描上色，一对唱戏青年揭盖头的模样，几乎与原

画无二。

母亲在正屋摆上大红柜，又从姥姥家花20元买回一个旧木柜。原本黑紫的木色，被母亲亲手漆成喜庆的红。柜顶上放着她结婚时的穿衣镜，还有几只盛着桃红色水的玻璃瓶，鲜亮好看。墙上贴上年画，挂上一副挂镜，简陋的窑洞，顿时有了家的模样。母亲左看看，样样都满意。

七里沟村曾有砖瓦场，父母拉着平车，一趟趟捡回废弃的半头砖。母亲用砍刀一块块修整，亲手铺地，不知流了多少汗，才把西面三间窑洞的地面铺好。之后又用肥皂水裹着旧尼龙袋反复擦拭，日子久了，地面泛红发亮，洒上清水，清新凉爽，比如今的瓷砖还要舒心。大炕上，母亲先铺了一块人造革，被子叠得方方正正，最外层盖着她结婚时的黄色毛线毯，一直舍不得用，搬进新家才舍得拿出来，让杂乱的被褥顿时体面许多。后来她又买回一块印着鸳鸯的红油布，往炕上一铺，全家眼前一亮。我们都会舍不得坐，生怕磨坏花纹，

五谷楼书话(二十二)

聂绀弩作品及其他

文/图 陈永胜

聂绀弩，1903年1月28日生于湖北省京山县城关，1986年3月26日下午去世于北京。他是我国现代著名作家、诗人、中国文学研究家，在杂文、旧体诗创作和古典文学研究等方面的成就尤为卓著。曾长期从事革命文化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南区文教委员会委员、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委员、香港《文汇报》总主笔、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兼古典部主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作家协会常务理事等职。现将五谷楼所藏《聂绀弩全集》及《聂绀弩旧体诗全编》《聂绀弩传》等做一介绍。



聂绀弩一生著述甚丰。在60余年的创作生涯中，先后出版了诗歌、杂文、散文、小说、剧本、古典文学研究和语言学研究成果等著作30余部，并有大量诗文、译作散见于各种报刊。此外，还有部分手稿、书札、未刊文稿等被研究机构或个人收藏。有鉴于此，2004年2月武汉出版社首次出版了《聂绀弩全集》（十卷），编者为《聂绀弩全集》编辑委员会，责任编辑为邹德清、周小华、李杏华和吕植壮，湖北新华印务有限公司印刷。这套全集为大32开精装本，161印张，3320千字，87个插图，印数3000套，定价480元。

第一卷收录杂文89篇。分别编自

《蛇与塔》（1941年桂林文献版）、《历史的奥秘》（1941年桂林文献版）、《早醒记》（1942年桂林远方书店版）、《娟娟》（1943年桂林文化供应社版）、《关于知识分子》（1948年上海潮锋版）、《沉吟》（1948年桂林文化供应社版）、《二鸦杂文》（1949年香港求实版）、《血书》（1949年上海群益版）。

第二卷收录杂文132篇。已结集的依据作品创作时序分别编自《高山仰止》（1984年人民文学版）、《聂绀弩杂文集》（1981年北京三联书店版）；未结集的以发表时序（未刊稿以创作时序）分别编自报刊和手稿。

第三卷收录杂文57篇。文艺短论43篇。杂文分别编自《海外奇谈》（1950年香港求实版）、《寸磔纸老虎》（1951年香港求实版）。文艺短论分别编自各种专集、报刊，一部分编自手稿。

总体地看，聂绀弩的杂文有鲁迅的风骨。他是鲁迅思想、鲁迅精神的重要继承者之一。他的杂文同样致力于对中国传统、历史、文化的深刻批判。在形式上，他的文章与鲁迅不一样，但在神似上非常一致。



第四卷收录散文68篇。已结集的分别编自《蛇与塔》《娟娟》《沉吟》和《巨像》（1949年上海学习版）、《脚印》（1986

年人民文学版）；未结集的以发表时序编排。

第五卷为旧体诗和新诗。共收旧体诗606首，新诗28首。聂绀弩的旧体诗，被称为“绀弩体”，内容丰富，题材广泛，寓庄于谐，开辟了以旧体诗的形式描写记录现实生活的新天地。



第六卷为小说和剧本。共收小说26篇，剧本9种。小说依出版时序分别编自《邂逅》（1935年上海天马书店版）、《夜戏》（1940年福建永安改进版）、《沉吟》（1948年香港人间书屋版）、《两条路》（1949年上海群益版），篇目以先结集的为准，重复不录；未结集的依发表时序编自报刊。童话、寓言等归入小说类。剧本依出版时序编自《娟娟》《天亮了》（1949年香港人间书屋版）及单行本《小鬼凤儿》（1949年上海新群版），未结集的按发表时序编自报刊。

第七卷为古典小说论。共收录中国古典小说论文41篇。分别编自《中国古代小说论集》（1981年上海古籍版）和未结集的报刊发表的论文。

第八卷为语言文字论和译文。共收录有关语言文字的文章45篇，译文15篇。语言文字论编自《从白话文到新文字》（1936年大众文化社版）、《语言·

